

劉毓秀

女性學學會與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

1993年9月28日教師節這一天，女性學學會宣布成立。六十幾位創始會員中，絕大多數為大學女教師，少數為女性文化工作者。這樣的組合所構成的婦運行動團體，標示著台灣婦運的一個里程碑：觀點、知識、行為模式深受全球性第二波婦運影響的年輕一代女性，有相當數量已進入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領域，而且，她們顯然決定要兼跨學院內外，融合學術與行動。這並不是說在此之前的台灣婦運團體或路線已經過時，相反地，這意味著台灣婦運得到了一支生力軍，它要跟其他婦運團體連線奮戰，加速男女平等的一天的到來。

在以行動團體的姿勢度過忙碌、緊湊的第一個年頭之後，我們得到深切的感受：一方面台灣兩性關係轉型的時機已漸趨成熟，它即將牽動廣泛的文化和制度變革，可是另一方面，長期的資源匱乏使台灣婦運有著強烈機動性的特質，以致一直缺乏對台灣婦女處境較為精確的全面性掌握，而且，也欠缺明確的宏觀方向。我們開始思考：在這個關鍵時刻，女學會做為一個兼跨學院內外的團體，能夠為台灣婦運和台灣社會提供什麼特殊的貢獻呢？

無疑地，女學會成員所能提供的，便是我們作研究、從事思考的專業訓練。我們於是擬訂第二年的工作目標，結合不同專長的會員，展開《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》的撰寫。此舉目的乃在於嘗試描繪台灣婦女現況的全貌梗概，並且，試圖從一個較大、較遠的角度，勾勒台灣兩性平等的未來。我們希望，這樣能夠幫助台灣婦運更有信心地向前邁開腳步。

這本《白皮書》撰寫的過程和方式有必要在此加以交代，因為它無疑關係著本書的基本精神。本書的寫作者共有八位，分別負責就福利、法律、參政、工作、教育、生育與健康、性暴力等方面，呈現及分析台灣婦女的處境，並提出政策建議。這八位撰寫者，加上女學會的理、監

事（兩者有一部分重疊）總共十三人，組成《白皮書》工作小組，參與《白皮書》醞釀、寫作和定稿的整個過程（這十三人除了八位撰寫者之外，還包括張小虹、瞿宛文、林芳玫、鄔佩麗、胡錦媛）。需要這麼多人長時間共同參與，主要原因有二：（一）女性處境和婦運議題面向甚多，錯綜複雜，需要不同學域的專家共同會診。（二）婦女問題癥結極深，若要認真解決，而不是敷衍應付，勢必牽動社會和文化架構的重大轉變，這重大的轉變若要成功，必須靠整體社會達成共識，勦力追求實質的公平和諧。《白皮書》的集體參與，代表的便是尋求共識與全面掌握婦女議題的努力。

本書所採用的方法，是將現有的制度、政策、法條、社會狀況、統計、研究、調查報告等等，拿來作比對、分析及詮釋，試圖拼出婦女處境的各個面向。在這樣做之時，我們採用的是一種雙重觀點——

一方面，我們秉持婦運的觀點，著眼於揭發兩性之間的不平等，並尋求解決之道。另一方面，我們也以社會所有各方（即一切人我、物我關係的各方）的永續平等共存為基本考量。也就是說，我們追求性別、階層、族群、長幼、人與自然環境……的各方的永續平等共存。

以上的雙重觀點所期待的國家和社會架構，以及制度與政策，應根基於對「永續平等共存」的真誠信念，致力於針對不平等、有害共存的現況，隨時進行有效的調整和解決。如此，將權力和利益集中於特定權貴的父權資本主義制度，可望平順地融解於全民主體制中。這追求全民富足、平等的體制，相信在台灣是有肥沃的土壤的，只等著我們去耕耘，因為台灣人民已經不斷地以自發性的行動證明，我們最看不慣的、最不願意忍受的，就是「不均」。解嚴前後所蓄積的打倒專制與特權、追求公平分配的強大動能，若能導向追求社會所有各方——包括女人和男

人——的平等共存，相信建立美麗新台灣的夢，實現的一天並不遙遠。

鏗而不捨、蓬勃不衰的台灣婦運，包括這本《白皮書》的出版，顯示台灣女人勇於爭取對社會現狀的詮釋權，和對未來走向的發言權；我們女性所爭的，不僅是權力，更是責任——這是從女性本身的觀點自發地貢獻社會的責任。我們很清楚，台灣婦運毋須背負「捨我其誰」的悲壯重擔，因為蓬勃的婦運只是台灣蓬勃的社會運動——也就是既爭權也爭責的運動——的一環。我們相信，只要我們有足夠的韌性，台灣社會的成功轉型應是指日可待的。

女學會於去年九月宣布《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》的撰寫之後，國民黨婦工會不久也宣布她們要進行《台灣婦女政策白皮書》的編撰。本《白皮書》跟國民黨婦工會版本的最大不同，除了前面所提過的集體參與、共識凝聚之過程以外，還在於完全自費、自力、獨立從事研究和撰寫，因此具有較強的批判性。本《白皮書》曾經申請國家學術主管機構國科會的資助，但顯然由於本研究不符合主流學術所認可的「社會科學研究」或「婦女研究」的框架，因而未獲補助。除此之外，由於本《白皮書》的參與成員主張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，因而不曾尋求或接受任何政黨或政府、民間機構的資助。

獨立自主，尤其是知識和觀點的獨立自主——這不正是婦運的夢想嗎？這無疑是足以令任何女人雀躍興奮的事！因此，本《白皮書》撰寫過程中的衆多討論會，莫不是在興奮、歡躍的氣氛中，聚精會神地進行的。尤其是，在這個過程中，女學會同時進行著各種有關婦運議題的演講和公聽會，包括「1995年婦女節女學講座」、「廢除國家特考的性別歧視公聽會」、「從警政、社工與醫政落實性暴力防治公聽會」、「落實校園性暴力防治公聽會」和「落實兩性平等教育公聽會」等等。除此之外，

其他婦運團體也頻頻有所行動，展現空前的活動力。這些婦運的實際行動，跟本《白皮書》的撰寫同步進行，顯示的是：我們除了追求忠於女性觀點之外，也積極尋求女性觀點的實踐。本《白皮書》所展現的，因而是一種坦誠面對自我處境，並積極尋求自我實踐的女性觀點。

本《白皮書》是女性類似嘗試的第一次，我們深知做得並不周延。有關台灣婦女的一些面向，譬如婚姻暴力及其防治、原住民婦女現況等等，本《白皮書》並未能涵蓋；所呈現的八個面向，資料的搜集有所疏漏，所做的分析也不盡周密；此外，本《白皮書》所提出的政策建議，與所描繪的男女平等藍圖，也可能失之於粗糙。所有這些缺點，我們都知道難以避免。但是，我們確信，台灣自發性的婦運有了這第一本《白皮書》，便等於有了描畫婦運全貌的第一幅底稿，能夠幫助我們更加有效地進行自省和前瞻。而往後各方的意見，則將成為我們撰寫下一部《白皮書》時的重要參考。

劉毓秀

1995 年 7 月於台北

社會福利篇